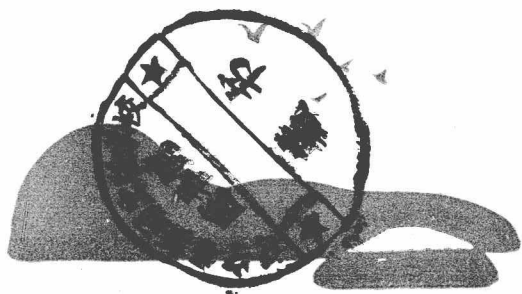


报告文学集 戈悟觉著

金色的小鹿





报告文学集

金色的小鹿

戈 悟 觉

宁夏人民出版社

金色的小鹿

戈悟觉

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

(银川市解放西街105号)

宁夏新华书店发行

宁夏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6 印张：4 $\frac{7}{18}$ 字数：76千 插页：5

1984年8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数：1—2,800册

统一书号：10157·200

定 价：0.37元

自序

——一个记者的采访本

我是老记者了，有二十五年“记龄”。我把写自一九七九年十一月至一九八三年十一月的十二篇报告文学辑成集，不过我又不愿意承认这是一个作品集。十二篇，全是急就篇，写得及时，当然，也发得及时。我想，最贴切地说，这是我的一个采访本。这个集子，是我四年来的记者的足迹，是我的所见所闻和激情的真实记录，是我撷取的一片时代的风采。

大概正因为是这样，也许有辑成集和出版的价值，你们也可能会感到兴趣。

我在这里，写了工业和商业的全国劳动模范，写了运动员、剧作家、画家、舞蹈家，我写老共产党员，也写待业的残废女青年，我写有出色贡献的知识分子，也写普通的平凡的人……

他们都是活人。他们生活着，工作着，在各自

的岗位上为社会主义尽心尽力。我记下了每篇作品的写作年月；稿件发表了，他们却不能也没有停步。我常常以眷恋的眼光注视、跟随着他们——

刘岳华，那位十八岁的女青年今年二十一岁了去。年十二月，她被命名为自治区“优秀共青团员”，成为全区青年的一面旗帜。前不久，她给我来信。信中写：“我是一个平常的姑娘。我承认自己是坚强的，也是善良的，我向社会，向人们奉献了我全部的热忱。我不想去索取什么。我珍惜给我的荣誉，可是从我内心讲，我不配。人民是我真正的母亲，我只想多做点实际的事情……”读着她的信，我觉得她成熟了，她已经不是那个有着许多离奇幻想的坐在窗前的姑娘。

严纪彤、王柏玲夫妇回国四年多了，他俩正在为培育瘦肉型的宁夏黑猪呕心沥血，而且卓有成绩。记得在我的采访本里，记录着他俩培育的“灵农型”黑猪是力求多长肥肉，那时群众缺“油水”。仅仅是四年，我们的生活就向前跨了一大步！

我采访陈月芳，开始时国家女篮教练杨伯镛不同意。他说：“现在还不是时候，等我们打败南朝鲜队再写吧！”今天，可是时候了，我们打败了南朝鲜女篮，跃居第九届世界女篮锦标赛第三名，震惊国际篮坛。更可以告慰的是，“大个子”陈月芳在世界大

赛中屡建奇功。她没有辜负全国人民的殷切期望。

而那位臧青，我去年在一次座谈会上见到她。她还是笑声连连。她笑着说：“你那篇访问记把我害苦了，有人说我登报找对象。说什么的都有！”我不觉一愣，她急忙说：“不过我就是那样说的，没事！……我给你报个喜，我要上大学了。这回真够我瞧的，要出我一身汗。学上几年，你看我回来……”

……

我在去年十月离开宁夏日报从事专业文学创作。《“长跑者”项宗西》是我在十月写的，我已经不在报社工作了。这篇才两千字，作为“微型报告文学”发表在《浙江日报》上。不过我还是要收进这个集子。原因有二。一是我虽然离开报社，但我希望自己永远是一个记者，一个新闻工作者，一个和我们的时代的信息息息相关、和我们的人民的脉搏脉脉相通的人；二是我曾经是一个成绩不错的田径运动员，我也希望自己永远是个“长跑者”，不停步地奔驰在人生的跑道上。以这篇为压轴之作，我有着在新的起跑线上的意味。这是我的良苦用心。

我请你们读这本书，其实，是请你们翻翻我的采访本……

戈悟觉

1984年1月20日

目 录

归 来

——农艺师严纪彤、王柏玲夫妇的故事 1

她有一双青春的翅膀

——记残废女青年刘岳华 10

钟情的人

——认识全国劳动模范高国珍 20

金色的小鹿

——记青年舞蹈家蒋齐 39

骑自行车的人

——记老共产党员李建北 57

大个子陈月芳 68

乐莫乐手新相知

——采访青年剧作家沙叶新 79

唱一支她和他的歌 90

追求

——记青年画家赵宁安 110

笑声

——臧青印象记 123

沙坡鸣钟

——沙坡头治沙站的昨天和今天 129

“长跑者”项宗西 148

归 来

——农艺师严纪彤、王柏玲夫妇的故事

火车在祖国大西北的原野上飞奔。

这天，是一九七九年九月二十九日，离三十周年国庆还有一天。

是谁心急情切地在计算着这个日子？他们在匆匆忙忙地赶向哪里？

车窗外的景色，在飞快地闪动。塞草还没有枯黄，延绵的丛山庄严肃穆，蓝天下飘浮着悠悠的白云……。严纪彤、王柏玲夫妇，出神地凝视着这熟悉的一切，心里滚动着一句火热的话语：“祖国，你的儿女回来了！”

他们回来了，从巴西——地球的那一面回来了。

那里，吹拂着大西洋和煦的微风，有着金色的温暖的沙滩，有他们年迈的父母和久别的兄长，有舒适的住宅和优越的生活条件。可是，那是异国他乡。他们要祖国，要正在同心同德向四化迈进的祖国。

他们当然是要回来的，路经美国、加拿大、日本、香港，回到祖国母亲的膝下！他们提前三个月回国，选定了这个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节日，赶回到自己工作了二十多年的地方——祖国大西北的一个普普通通的农场：宁夏灵武县农场。

严纪彤、王柏玲夫妇是技术人员，他们却有着丰富的诗的联想。因为，他们听到了那样激越动人的声音。这声音，飞过了浩渺的太平洋，盖过了朋友的叹息和亲人的啜泣，在召唤他们。这是未来在召唤，祖国的四化在召唤。这是心在召唤！

二

出国前夕，农场开欢送会。

严纪彤在会上说：“我们的一生有三个二十五年。第一个二十五年，长大、上学，人民和祖国培育了我们，教我们做人，给我们知识；第二个二十五年，是在农场度过的，我们成了家，有三个孩子，还有一群猪，一群牛，一群马。我们在这里献

出了自己的青春，这是风风雨雨的二十五年，和祖国同命运的二十五年。现在已经走进了第三个二十五年。我们的国家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正需要我们。我们的工作还没有做完，等着我们做完。我们，是一定要回来做完的。”

他这一席话，说得非常诚恳，非常朴实。

严纪彤和王柏玲分别在一九五三年和一九五五年从南京农学院畜牧兽医系毕业。他们从山明水秀的江南来到大西北，服从党的分配没说二话。来的时候，这里是一片光秃秃的茫茫荒滩。夏天，白碱地烫脚；冬天，风刮在脸上生痛发麻。严纪彤开始住在马厩里，王柏玲来了才搬进一间只有九平方米的马厩改成的房子。有了孩子，他们就炕上架床，睡的“两层楼”。那时还没有通电，白天两手污泥，一脚猪屎，晚上就在煤油灯下，看书，学外文，整理资料。二十多个冬春过去了。他们没有节假日，天天是一把尺子、一杆秤，捉猪、摸猪，拌饲料、打针。岁月、青春、生命，是在猪圈里消失流逝的。苦、累、脏，环境的艰苦，工作的辛劳，生活的单调，他们全无怨言。

这就是中国的知识分子。

可是，他们有着比“臭老九”更多的辛酸和艰难，因为他们有“复杂的海外关系”。长期来，他

们是“内部控制使用”。活要干，这是“使用”，头不能抬，这是“控制”。一九六〇年，猪缺饲料大量死亡，就有人指控是他们毒死的；死的那么多，于是断定毒药是从国外给他们寄来的。历次运动，他们更是首当其冲，吃饼干、苹果都是罪行，有收音机，就有里通外国之嫌。王柏玲在巴西的父母，知道自己连累了女儿，心里怎么能安宁？他们一再来信要他们出国。可是，他们舍不得离开一群猪。这是一群“灵农型”宁夏黑猪，这一群整日哼哼唧唧、其貌不扬的黑猪，把他们的心拴住了。让它们产仔多，长得快，耐粗饲，不怕冻，就是他俩毕生的心愿，生活的目的。一天不见它们，就心慌，怎么能离得开它们！

汗流了，气也受了。他们只要求拿出成果，不白活，对人民有利。可是到一九七六年，在这个“四人邦”肆虐猖獗的一年，他们的心终于凉透了。他们变成了“共产党的水”不应该养的“国民党的鱼”。就在这时候，他们写了出国探亲的申请。

一九七六年写的申请，一九七八年底才获巴西政府批准，其间经过了两年多时间。在这两年多时间里，中国已发生了多大变化！

他们已不是“国民党的鱼”，而是光荣的无产阶级知识分子。从此，他们可以甩开手干了，可以迈

开大步走了，他们的身上有使不完的劲，他们的心里有那么多美好的设想和憧憬。可是这时候，突然接到巴西大使馆的通知：入境手续已办好，三个月内入境有效。紧接着，父亲来电，前往巴西的飞机票已订好。

这张通知，他们原先日夜盼望、焦急等待的通知，现在倒成了棘手的难题。怎么办？去不去？自治区负责同志很关怀他们，请他们吃饭，对他们说：允许出国探亲，这是党的政策，早去早回。

三

飞越太平洋，九个小时。

无边的海洋，无边的蓝天，……祖国越来越远了。

槟榔、椰子，棕榈，闪烁的霓虹灯、高楼群、连接成队的小汽车——这里是巴西南部的重要城市库里提巴。

父母亲八十多岁了，二十多年没有见面。这里还有哥哥和亲切款待他们的嫂嫂。最初的日子，是在亲人团聚的欢乐中度过的。爷爷奶奶看到了没有见过面的孙子、孙女。孙子、孙女长得那么胖，他们很是惊奇，连声说“没想”到。可是严纪彤却是又瘦又

黑。老丈人天天让他吃鸡蛋、牛奶，几个月过去了，也不见长胖，才承认那不是“苦”的，是生就的体型。

对老人家来说，一切都很满意了。一家团聚了。从前受他们连累，现在都已经过去，得到了补偿。

老父亲兴致勃勃地亲自教他们学葡萄牙语。

孩子们在巴西的学校上学了。

他们搬进了三房一厅的住宅，有电冰箱、彩色电视机、整套家具。如果他们愿意，马上就可以有一辆小汽车。

他们将来干什么？可以给他们一笔钱去做生意。可以到她哥哥的工厂去工作，工资比现在国内多十几倍。如果他们愿意搞养猪的本行，也可以办一个养猪场，她哥哥有一块一千多亩的闲散地，他们能得到贷款，三个月就能把猪场盖起来。

这里四季如春，风光宜人。有不少华侨，他们亲如一家。

……还需要什么呢？还犹豫什么呢？似乎都已经决定了，不会有别的抉择。安逸，富裕，生老病死，生活随着日月的交递缓缓流逝。

王柏玲的父亲是退休的土木工程师，有社会地位。她哥哥有一个工厂，三口人三辆小汽车，住宅里有花园、游泳池。他们千方百计为他俩搞到了“永久居住证”。根据巴西政府的规定，科技人员居住

三年，就可以取得巴西国籍。

“永久居住证”，那不就是永远不走了吗？

可是，事情并不是这样。

做生意，他们哪里象个做买卖的人？这不啻是开玩笑！到工厂去，也是不着边的事。父兄知道他们有事业心。于是，他们驱车去看农场。

六月，在巴西是冬天。海风徐徐吹来，带着咸味、润湿的气息和凉意。可是，他俩站在农场的高丘上，不觉脸上一阵阵发烧发红。他们是干什么来了？是要当资本家吗？他们在入党申请书上写，要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现在，他们活着为了什么呢？……宁夏当地土猪“八眉”、“黄瓜头”的喃喃声，越过重洋在他们耳畔响起来了。这些猪急需改良，而他们灵武农场那个机械化种猪场，尚未竣工，“灵农型”黑猪的育种还有好多工作要做。这是他们一生心血的结晶，不能半途而废；新品种的猪出肉多，祖国人民吃肉还有困难，需要他们继续培育。

从农场回来不久，他们召开了五口人的家庭全体会议。会议一致通过：回国。

四

只是，怎么向年迈的父亲和身染重病的母亲开

口呢？王柏玲心直口快，恐怕言语会有闪失，还是让沉着稳重的女婿开口吧。

严纪彤的使命重大。他一提要走，老丈人非常生气。话就谈不下去了。

他们转而向其他亲友们做工作。几乎没有人支持。他们说，回去，再整你们怎么办？老一代的领导人去世了怎么办？以后政策变了怎么办？……

他们也有许多具体困难，来时的路费是他们给的，走的路费也要他们支付，这要花很大一笔钱；他们已是移民，按巴西政府规定离境要押金，飞机票要增税。

亲友们不理解。父亲以为他们嫌住房挤，给他们另租房间。后来，又计划给他们买新房子；嫂嫂疑虑他们是和哥哥相比，生活水平相距较远心里不痛快，倍加亲切，时时劝慰他们；华侨朋友们约他们打麻将，陪伴他们外出旅游……

可是，他们日夜听到祖国在召唤——祖国的四化在召唤。这是久离祖国的亲友们听不见的。

他们态度坚决，当然不能强留。老人家看他们吃不香、睡不安，终于同意了。

老父亲说：“你们受了那么多苦，还一定要回去。共产党真厉害！”他悲伤地承认：“我们说不到一起，想不到一起，生活不到一起。我们分别的

时间太长了。”

……九月八日。他们离开了巴西。一年的探亲假，还有三个多月。他们提前三个多月启程回国了。

五

十月一日，清晨。

在黄河畔的广袤土地上，满眼金黄。这是塞上秋收的季节。

黄河两岸，是中华民族的摇篮。黄河孕育着中华民族。我们的人民，生生息息，勤勤恳恳，脚印留在这里，汗水流在这里，送走了一个一个昨天，迎来了一个一个更加美好的明天。

今天，在这晨雾朦胧的黄河岸边，并肩走着两个中国的知识分子——严纪彤和王柏玲夫妇。他们从万里迢迢的海外归来，征尘未落，就急急忙忙地去探望他们日夜想念的养猪场……

(1979年11月)